

唐宋蜀中海棠盛景与海棠诗(上)

□朱文建



成都沙河畔海棠盛开。据中新网



唐代女诗人薛涛画像。

壹

濯锦江头几万枝

《寰宇记》记载了成都海棠的盛景：“成都海棠树尤多，繁艳未开如朱砂，烂熳稍白，半落如雪。”当时的成都处处有海棠，是由海棠花簇拥着的城市。

西汉时期成都就有海棠花了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说：“黄甘橙橘，枇杷樛柿，亭柰厚朴。”柰是指枣，柰就是海棠。海棠二三月开花，秋季结果，不仅赏花，而且食用，如梨如李，又如俗称的花红。宋代陈思《海棠谱》说：“棠之称众，若诗有蔽芾甘棠，又曰有秋之杜。”这就是甘棠，所谓杜梨、棠梨。并引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果之美者，棠实。”又俗称有地棠、沙棠，味道如同李子，无核。

川西地区早就有垂丝、木瓜、西府等海棠品种，不同的海棠将成都这座都城装扮得秀丽动人。

红白相间露娇艳，濯锦两岸连青天。天下谁人不识，花中海棠是神仙。唐代，成都锦江边不仅盛开着木棉花，而且生长着大片大片的海棠，红里开白，白里透红。诗人晏殊只听说过西蜀海棠是如何艳丽、如何繁盛，久闻其名的他终于来到成都，见到世人称道的成都海棠，欣然运笔《海棠记》道：“昔闻游客话芳菲，濯锦江头几万枝。纵使许昌诗笔健，可能终古绝妍辞。”

成都曾有碧鸡坊。南朝梁《益州记》：“成都之坊百有二十，第四曰碧鸡坊。”唐杜甫《西郊》诗云：“时出碧鸡坊，西郊向草堂。”唐时这一带也是海棠花盛开的地方，陆游《海棠》说：“十里迢迢望碧鸡，一城晴雨不曾齐。今朝未得平安报，便恐飞红已作泥。”

碧鸡坊是薛涛的居住地，因元稹的一去不回，在望眼欲穿之后，将这份情感埋在了心里，郁郁寡欢，闭门谢客，先是在浣花溪每天与浣花笺相伴，年老做不动笺纸了，就搬到了碧鸡坊。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知她是喜花爱花如花之人，特地送来了棠梨花。薛涛亲手栽下了棠梨花，作《棠梨花和李太尉》说：“吴均蕙圃移嘉木，正及东溪春雨时。日晚莺啼何所为，浅深红腻压繁枝。”棠梨花白，海棠花红，交相辉映，象征着人既美丽又聪明伶俐。

蜀中许多地方也遍植海棠，嘉州就有海棠香国之称，唐代薛能在嘉州任知州时，就对这里的海棠十分醉心，赞美说：“四海应无蜀海棠，一时开处一城香。”

《蜀中广记》说，嘉州的海棠以紫色黄色为主，花小而鲜。无独有偶，大足也有著名的海棠园香霏阁，同样称之为海棠香国。洪雅“春多暇日，地富海棠，幸得为东道主”。在当时成都还建有海棠楼，就在成都府治西，是专门用于观赏海棠盛景所用的。

贰

色之美者惟海棠

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独特的容貌，或雍容华贵，或清新简洁，或搔首弄姿，海棠花品质超群，雅俗兼备。中国有四大名花，海棠、牡丹、梅花、兰花，并称“春花四绝”。四花又分别誉为国艳海棠，国花牡丹，国魂梅花，国香兰花，而海棠为四绝之首。

海棠具备色、韵、神、香的特点，特别是海棠的“色”，让人为之倾倒，宋代韩维《展江亭海棠四首》说：“昔年曾到蜀江头，绝艳牵心几十秋。今日栏边见颜色，梦魂不复过西州。”

韩维少年时随父亲韩亿到四川，蜀江就是锦江。年少时在锦江边一睹了海棠芳容，几十年来魂牵梦萦，现在在展江亭又看到了海棠容颜，也不必再去千里之外的西州了。

海棠的神韵在于红白间，宛如美女嘴唇脸颊，娇艳无比，王象晋《二如亭群芳谱》说：“望之绰约如处女，非若他花冶容不正者可比，盖色之美者，惟海棠。”一语道出了世人爱海棠的原因。

唐代宰相贾耽为海棠花的风姿绰约所倾倒，作《花谱》书称海棠为花中神仙，沈立《海棠记》说：“惟唐相贾元靖耽著百花谱，以海棠为花中神仙，诚不虚美耳。”时人称海棠为花中仙子。

蜀人爱海棠，养海棠，敬海棠，夸海棠，加上海棠花的艳丽多姿，早已是名声在外，蜀地海棠可说是独树一帜，称名于全国，有到他乡去营生的蜀人留梦炎道：“野棠青子来青鸟，霜日清妍欲近人。忽见娇然红数萼，故乡愁思不胜春。”思念故乡的海棠欲望之盛，情真意切。

要说唐诗中最“红”的花，一定是成都的海棠花。唐宋时，成都海棠曾盛极一时，艳放全国，而海棠诗更是一种时尚之风，吟海棠赞海棠之声此起彼伏。世事如烟，在历史的记载里，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海棠的风靡盛景。



诗人陆游像。